

Szeman : 現為新聞系學生，愛好戲劇、音樂文化。生活中不離寫作，樂於文字工作。希望有機會從事藝術文化工作。

尋找銀光下的「鯉魚門之霧」 - 評劇的實驗與創新性

「劇場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地方」。一個好的文本能夠帶給觀眾思考，更能夠引發到整個社會的關注，揭示人文主義。浪人劇場將舒巷城的鯉魚門之霧改編成舞台作品，不但令觀眾關注到本土文學外還帶出了上世紀五十年代的風物志。在目前香港劇場嚴峻的經營困境下，劇場工作經常出現劇本荒。一個要具有創新性和讓觀眾共鳴的劇本是極之難求。

戲劇與文學 · 戲曲結合的實驗性

編劇譚孔文選擇改編鯉魚門之霧無疑是一次創新的嘗試，透過黑盒劇場試驗文學加上戲劇的可能性。往往改篇作品比起原創劇難演得多，難處是在於要保留作家既有的文本元素，然後是如何表達到導演想做到的效果。編劇在這方面需要花上很大的功夫以推進與深化劇場語言。譚孔文在這一方面駕馭得恰當，除了保留短篇小說中的框架外還連繫到作家的其他文本創作如長篇小說《太陽下山了》等，充分地豐富了戲劇元素。是一次相當成功的「二次創作」，

不單沒有被既有的文本限制，還加入了導演創作的元素，特別是當梁大貴回到舊時生活的地方，虛幻與現實交纏的心境，迷失與存在的交織。帶出了對「家」的迷思與鄉里濃厚的情感。另一個創新點就是加入了戲曲與戲偶的元素，一方面給劇場引進了傳統的工藝外還向觀眾傳遞了本土居民的舊生活，舊時水上人悠然的生活與現今失落的都市造就了反差。作品透過舊時的老香港對比了今時今日大不同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風俗，好讓我們這一代認識舊時港人的生活，記錄了城市的變遷。

那裡才是真正家？

時光倒流，作品把觀眾回到半世紀前的筲箕灣，四十歲的梁大貴回到十五年前成長的大貴里，眼前的一切再不是昨天的風景。心裡感到無盡的失落感，舊日摯友的離開，一份人倫之情的消逝。飄泊大海十五年的他，究竟還有什麼掛念的？是鯉魚門的海，是昔日的街坊還是一隻隻的舢舨。過去的他，彷彿就只有筲箕灣，一個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地方，一個滿載歡欣的小漁

「鯉魚門之霧」所帶出的是一份屬於我們揮之不散的記憶，而「銀光」縱經歷了社會變遷

港，一個他曾經愛過的地方。從前的街坊總是對他說「大貴，你日後一定會大富大貴」。可惜，當他回去時並沒有做到，只有形單隻影。二十五歲那年，他決心出走到世界任何一個地方，飄泊歲月令他忘記了「家」，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遇上不同的人，擦看過無數的景象，有一秒他會想何時可以停下，想一想故土的空氣，故土的美。奈何現實中的一切使他盲目，他只能停留在過去的回憶，在香煙構成的霧中找尋心裡的「霧中風景」。海員生活總是充滿挑戰，有時候天氣不定要「投奔怒海」，與無情的海洋搏鬥從中帶出其他的海員都有著掛念的人，都有一個「家」的歸屬，而梁大貴卻是只得一個人，父母親的離世，缺乏家庭溫暖使他感到無盡的空虛。唯一使他安慰的是把一塊小石投到海裡，海面上閃爍著的「銀光」，是他寂寞時的寄託。

「銀光」是編劇在實驗劇場裡加進去的，為的是填補大貴的心靈，給予他更多的力量活下去，使角色充滿著生命力，堅強的勇氣。除此之外，在他「行船」的過程裡，所遇

到「船長的女人」也是編劇刻意鋪排的，兩者同樣是感情失意的同道人，他們彼此安慰與鼓勵，諒解與包容，成為好朋友。正就是這個人物的出現，使到大貴想到「家」，希望早日回家看看。並想到他過去行船的日子不是白過，這是他的命運，他的經歷。一個從什麼都沒有到用辛勞換取至擁有的經歷。

導演以倒敘法切入，一開始就從梁大貴的回家點起煙進入十五年前的迷霧中，而這些煙把他帶到過去的日子，朋友間的談天說笑與街頭巷尾的影像都一一浮現。真實而富有感情地講述了水上人傳統的生活，特別是用膠袋所編織成的「海」別有心思，風吹著膠袋其形態構成了海浪，非常貼緊故事的情節，使觀眾的意象更深刻。編劇抓緊了舒巷城小說中的特點加以創作，而且當中更用到「方言」作創作，打破了劇場既有語言的界線，試圖讓觀眾投入到五十年代的水上人生活。導演是有野心與目的的，他無非是希望觀眾從文本創作裡得到反思與帶出本土情意結，從中思考「香港人」的身份，「鯉魚門之霧」所帶出

的是一份屬於我們揮之不散的記憶，而「銀光」縱經歷了社會變遷，只要相信，它都會存在在我們之間發光發熱。燃燒著一份的「香港精神」。



鯉魚門
的
霧

Landscape in the mist
舒巷城
著名暢銷小說



「如果不能回頭，就當是開頭來吧。」